

書叢小青公

★ ★ ★  
★ ★ ★  
青  
年  
婚  
姻  
問  
題

耶穌會士康思誠著

印館書印堂主天湖燕

No. 1

MG  
C913.13  
21

書叢小青公

耶穌會士康思誠著

# 青年婚姻問題

蕪湖天主堂印書館印



3 1796 9603 8

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四月十三日

燕湖主教蒲准

## 贈 給

親愛的公教青年們：

孟老夫子主張的「無後」，你們雖不予以同意，更不以爲「大不孝」，可是你們中的大多數，是要踏上結婚一條路的。

蕪湖教區的公教青年們，正因有鑒於斯，故曾一再徵求我寫一篇關於「公教青年婚姻問題」的論文。

過了青年時代的我，來討論這樣攸關青年們一生幸福的重大問題，我怎能不感到「不寒而慄」呢？但是近二十年來的「江湖式」生活，幾無日不使我和青年們接觸。那末，我雖不敢自信：長期觀察，或有所得；然我對於青年們的友愛，我不敢自認，確實是非常誠摯的。因此，至少爲友誼起見，我自覺不應「袖手旁觀」，眼看青年們在自己切身的，又是終身的大事上，將走入迷途而不設法預防。這是我所以答允寫這篇論文的動機。



還好，蕪湖教區的公教青年們，讀了這篇「拙作」後，都以為不完全是「隔靴搔癢」的老生長談，即在實行上，也以爲有作「指南」的可能。諸位神長更以爲可刊印單行本，俾我全國的公教青年，在進行婚姻之前，或能「借鏡」，而作爲攷慮的「標準」，他們愛護公青，誠心美意，是值得我們感念的。

如今我抱了『醜媳婦要見公婆面』的決心——既談婚姻，不妨引用這句俗語——將這本小書贈給有意結婚的公教男女青年。同時，竭我所有心意，祝禱你們，一方總不感到「一失足成千古恨」的悲痛，一方得到一位具有仁愛，互助，犧牲，精神的伴侶。

康思誠書於蕪湖。一九四一，元月六日。

語云：『當爲情死，不當爲情怨』。的確，真正懂得愛情的人，原來可以爲情而身死，不應爲情而怨恨。我們公教中千千萬萬的致命者，不是爲了愛天主的情嗎？

人間最純潔 最光明，最真摯的愛情，當然要算夫婦間的愛情。可是作者的年紀雖祇有「一把」（註一），見聞所及的『紅顏未老，秋扇已捐』者，不知凡幾！有的同牀異夢，翠被似冰；有的終日勃谿，無異仇敵：這是爲什麼緣故呢？男女結合的「紅絲」，不是愛情嗎？爲什麼夫婦間爲情死者少，爲情怨者多呢？再三攷慮之下，我以爲歸納起來，不出下列幾個緣故：

（一）舊式婚姻——直到現在，我國大多數的婚姻，還是憑了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』。雙方既從未相識，情愛更不知在那裏！從前因爲十分注重孝道，故爲夫者不願傷父母之心，只好隱忍不言；爲婦者如不事舅姑，已犯『七出』之一，還敢有別的花樣嗎？因是，雙方都有所顧慮，而至少在形式方面，婚姻遂得以保存，可是實際上的痛苦，正如癰瘡之在頸，去之愈要傷命，留着大是苦人。這樣的婚姻，不但因解放的潮流，即依據理性，當然要破產：因爲根本無所謂情。但是現代的青年之被舊式婚姻所犧牲者，還大有人在（註二）。

（二）環境誘惑——『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』：這是兩句經驗之言，平心而論

，鄉間夫婦，雖沒有文學家所頌揚的愛情，曲線或直線的美點；可是夫倡婦隨，偕老白頭的，較之城鎮上的定必多些。若和大都市相較，當然更爲穩固。因爲誰都知道：環境的好壞，能左右人心；故在大都市中，尋花問柳格外容易，即對於女性的誘惑力，特別的大。由是而夫婦間發生齟齬，甚致互相決裂者，可謂司空見慣。再吾國人的意志大概薄弱，因自有教育以來，從未注意於怎樣陶成兒童的意志 (voluntas)，常是着重於培養兒童的智識 (intellectus)；所以直到今日，只聽見「生產教育」等口號，沒有「品性」 (Character) 教育的呼聲。就是父母對於子女，以我觀察所得，絕少教育意志的行爲。即使有了極少數意志堅決似鐵的人，祇可說是天才，不能說是從教育上產生出來的。吾國歷史上的人物，大概是由時勢造成的；真正造時勢的英雄如法之拿破崙，吾國能有幾人？孟子自詡其「我善養我浩然之氣」，但是仍說「志，氣之帥也；氣，體之充也」：故「志至焉，氣次焉」 (公孫丑章句上)。所謂「氣」，就是儒家所重的「氣節」，如文天祥的「正氣」，無非是意志堅決的表示。如今真是一代不如一代，所以朝秦暮楚的人，也特別的多了。這還不是受環境的誘惑，而品性遂爲之轉移嗎？以青年感覺性的敏銳，衝動力的強盛，經驗不足，而意志薄弱的人，要想不受惡劣環境的支配，確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！

(三) 性情不合——舊式婚姻的弊病，到了現代，終算比較減少了：因為法律上業已規定：「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」（民法第九百七十二條），父母祇居指導地位，加以風氣日漸開通，社交也不像從前的固閉；所以雙方可以自由選擇。但是雙方所注意的，往往是外貌的美麗，和財產的豐富；不是內在的德性，和做人的道理，因此結婚前，真所謂「情人眼裏出西施」，一顰一笑，都是好的。迨到結婚以後，慢慢地露出馬腳來：始而憎嫌，繼而勃谿，終而反目。愛美出自天性，原不可厚非：歷史上有幾個自比管樂的諸葛亮，自己請求黃承彥的醜女為妻？（事見舊小說三國志）。可是天下最不能持久的，就是人體的美：一場病，一個瘡，就可變西施為無鹽。富貴誰不動心？像於陵仲子的妻，情願替夫辟鱸負薪，不做官太太，（事略，可參觀辭源「陳仲子」註）；在摩登女子看來，當然是個十足的「阿木林」。可是誰保得住宦海不起風波呢？世上有多少的青年男女，雖富其財而美其貌，未能伉儷到底！

上面所說的，是普偏的事實，我想大概的人，都能自己覺察到的，至我們公教的婚姻，是一件神聖尊貴的聖事。婚姻已是人生最大的事，耶穌又把牠提高，成為七件聖事之一，於是牠的價值更重且大了。因其如此，所以天主教會從始就



規定：婚姻須由當事人自由選擇，自由同意；父母只能盡指導之職，媒妁頂多爲介紹之人。因此上列的第一個困難——舊式婚姻，按理是不應發生。但在窮鄉僻地，這樣的終身大事，還由父母做主的，未嘗沒有。特在新教友區域；「童養媳」的惡風（註三），似尙普遍。這些都是不合理性而違反教規的。當知結婚者不是父母自己，乃是子女本人；凡我公教父母，雖愛子女心切，也不可越俎代庖，遺子女無窮之害。他若「指腹爲婚」，和什麼「抱在手裏開親」等，都在極端嚴禁之例。公教青年，如遇此等事情，只要根據理智而不盡是情感作用，我敢公開的說，應該竭力反對。師主篇上說：『絕惡宜早』，故不要待到「木已成舟」，才開始表示不滿，這不是像衣服之類，可以隨意取捨更換的！

至第二個困難點——環境的誘惑，在我們公教的家庭裏，也不應有發生的餘地。因爲我們不但有教規的約束，神長的勸勉；并且有天主的聖寵，加強我們的意思，增長我們的毅力，以便我們抵抗環境的誘惑。我們天主教的特點，就在賦給教友們內在的能力。自從人類的元祖在天堂中犯罪受創以來，我們希冀單靠自己的能力來抵抗「三仇」，是萬萬做不到的。這種內在的弱性，聖保祿宗徒很沉痛地自述過：『我立志爲善，但我無力爲善；因爲我所願意的善，我並不做，而我所不願意的惡，我倒去做』（羅瑪書七章）。這樣志行互違的衝突，稍具內省工

夫的人，都能感覺到。我們公教的七件聖事，和一切內修的工作，就是爲得到并增加內在的能力。所以凡我公教中有意締結婚姻之青年，不應把婚姻只當作甜蜜溫柔之鄉，或反視爲「愛情之墳墓」。祇要認清婚姻的責任，依恃基多的德能：那種患得患失的心理，自會雲消霧散了。

大多數不幸而婚姻破產的緣故，有因上列第三項——雙方的性情不合。欲求減少此項的困難，須在事前加以鄭重的攷慮。我說「減少」而不說消除，因爲消除是根本不易辦到的。「人心之不同如其面」，要求終身須隨時隨地一同生活的兩個人，意見上毫無參商，性情上完全融洽，這真所謂「緣木求魚」。「須在事前」，因爲一經結婚同居，就如生米做成熟飯，雖有九牛二虎之力，也不能挽回。所以如何選擇性情相宜的對方，是婚姻上最重要的先決問題。可是一人的性情，不是數次的會晤，散步，密談所能觀察得到的；況且這樣認識的機會，在我國現社會裏，還不易得到。因此本問題的答案，須標準化：就是對方合我選擇標準的，可結「秦晉之好」；否則，「休開尊口」。

在聖心報第五十四卷第二期上，載有一篇很切實際的文字：「擇配問題的焦點」。按作者吳應楓神父所指出的選擇標準，是：一，「康健的身體」；二，「治家的能力」；三，「高尚的人格」；四，「超性的精神」。誰也不能否認：公

教青年擇配的條件，可說應有盡有。但是「人格」二字是抽象的，具體的說，究竟什麼樣的人才算有人格呢？恐怕我們都有些模糊，掛一漏萬，答不出其所以然來！我不憚孤陋，在這裏把「人格」二字做一個分析；至其目的，無非是一方拋磚引玉，希得高明的人指正；一方將「擇配標準」簡單化，以資應用。

在辭源的「格」字部下，註有好幾個意義；我以爲「人格」的「格」字，當作「標準」解。現代的人，不問對於人和物，都要加上「標準」兩個字，或以重聲價，或以廣招徠。所以旗有「標準旗」，美有「標準美」，貨有「標準貨」；那末當然人也有「標準人」了。這個人合乎標準的，說他「有人格」；不合標準的，那就老實不客氣，送他一個輕者「缺少人格」，重者「毫無人格」的招牌。至若「人格卑鄙」，「人格高尚」等：形容詞，乃所以別程度的高低。再「人格」二字的對象是道德，不是才學：所以能有才學高深的人，而同時人格卑鄙；或才學淺薄的人，而同時反有高尙的人格，因此，用句通俗話來說：人格就是「人品」，也就是「做人的道理」。人也是合羣的動物，故在社會上不能關門吃飯，閉戶睡覺，而不和別人交接來往：因此而遂發生做人的道理。「道德」和「標準」，只是古今術語的不同；具有做人的道理，合乎做人的標準者，就是現代所說：「有「人格」的人」。

最後問題：到底組成這個做人「標準」的，究竟是什麼東西呢？答曰：東西很多。儒家所說的忠孝節義，禮義廉恥，或仁義禮智信等，凡屬道德的，都是組成做人標準的要素。「道德」十全的人，就是具有完美無缺的「人格」的人，可是天下那有十全的人！所謂聖賢尚有三分過，況我們平凡的人嗎？只是標準不得不放的高，藉以鞭策我們向上的心；不然的話，大學上所引的湯盤銘：「日新，又日新」，將「新」到什麼地方去呢？不過話雖如此，在實際上，特別在這裏所說的擇配問題上，我以爲有三種精神，是組成人格的最重要因素，就是：仁愛，互助，犧牲。試分述之：

(一)，仁愛精神——「仁者愛也」(註四)。可是我這裏所說的愛，不是舐犢之愛：天下爲母親的，那一個不愛自己的子女？但未必也愛別人的子女；故不足以代表人格上應有的愛。人格上應有的愛，是儒家所說的「仁」，誠如辭源上說的：「人之所以爲人之理」。故人而沒有仁愛，等於沒有做人的資格，用現代術語，等於「涼血動物」。又「愛人無私者亦謂之仁」，「無私」二字，用儒家的話來下註，就是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：這是「仁」的最淺限度，祇是消極的。孔子有「志士仁人：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生以成仁」等話：這是儒家修到「仁」字的極則。愛國之士，爲國家而犧牲性命，是「殺生以成仁」；漢奸爲保全自

己的性命財產而賣國，是「求生以害仁」。我們公教所說的「愛」，是積極的：所謂「愛人如己」。試觀我們公教中有多少男女青年，離鄉背井，遠往那斐洲去看護患麻瘋症的黑人：這是爲實行「愛人如己」哪。即在上海南市，有數十位中西青年女子，名曰「貧人的小姊妹」者，專門服事幾百個聾、瞽、跛的年老男女；天天給他們求乞，養生送死，從不假手於人：這也是「愛人如己」。更有數千百萬的男女老少，以蹈白刃，葬火窟，下水泉，飽野獸等等酷刑爲甘怡，大有「雖南面王不我易也」的氣慨：這都是「愛」的表現。公教裏的「愛」，不獨應該親其親而老其老，還該愛其仇：這是實行「愛」字的最高峯了。所謂「高尚的人格」，不愛到這一步，不配享受「高尚」兩字。

我人行爲的價值，不是根據行爲的難易貴賤，而是根據有沒有仁愛精神。齊國大饑，慈善家黔敖就在公路旁邊設廠施食。有一個垂頭喪氣，路幾走不動的餓者經過；黔敖喊他說：「嗟！來食！」餓者答道：「我偏不吃『嗟來』之食！」（禮記檀弓下）。餓者固不無傲氣，施者也難免矜功：這是沒有仁愛精神的緣故。『千里送鵝毛，物輕意重』：這是有仁愛的精神，所以一根鵝毛也好似千金貴物。故凡發自真情實愛的，雖一句話，一舉手，可以令人終身不忘；苟無真情實愛，凡所施爲，只博得「沽名釣譽」的頭銜。聖保祿宗徒有一段實情實理的言論

，我把牠抄錄在下面，用以証明「仁愛」是「人格」的第一重要因素；同時，也使我們明瞭仁愛「精神」的表現，應該是怎樣的。

『我即使能說世人和天神的言語，我若沒有仁愛，我就成了鳴的鑼，響的鈸一般。我即使有先知的明見，明白各樣的奧祕，各樣的學問，而且有全備的信心，直能移山倒海；但我若沒有仁愛，我就算不得甚麼。我即使將所有的財產悉數周濟窮人，又自己捨身受燒，但我若沒有仁愛，於我仍無絲毫的益處。仁愛是堅忍的，是慈善的。仁愛不嫉妒，不妄行，不自誇。不貪榮譽，不求自己的利益，不輕易發怒，不疑人過惡；痛恨不義，喜歡真理；萬事都原諒，萬事都信任，萬事都希望，萬事都容忍。』（格林多前書十三章）。

（二），互助精神——在合羣的社會裏，想實行許行，陳相等「萬事不求人」的主義（見孟子滕文公章句上，是一段很有趣味的對白），那是根本談不到的。我國素以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家瓦上霜」爲美德，所以「旁觀主義」，「隔牆看火主義」，像遺傳病似的，直流傳到現在。正因缺少互助精神，故有許多公益事情，不能舉辦。外人謂我國的國民沒有「公德」心，致公路兩旁的樹木，拔去的較之栽植的更快；這也是從缺少互助精神而來的。隣居被土匪搶劫，只要不來光顧「寒舍」，就是鑽在牀底下，躲在廁所裏，也不嫌其污穢的！孟子在「井

田制上說的：『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』：我們見過有幾個鄉村自動組織過的？再所謂『急公好義』者，亦莫非是互助精神的實現。曾有一次，我在巴黎繁鬧街道上散步，忽聞槍聲數響，傳言政治暗殺；可是行人沒有向四處狂奔，一如我國習見者然，反有許多『閒人』，見警察追捕兇犯，奮不顧身地在前面阻住兇犯的去路。這是事實，不是杜撰。若在我們『貴國』，這樣的『閒人』，不但太少，恐怕也沒有。可是爲社會的治安，爲人類的幸福，這種互助精神是如何的寶貴，如何的重要呀！

互助的重要性，在家庭間尤爲顯著。只知飯來張口，衣來伸手的人，當然不知做人的道理，故也無所謂人格。漢時有個樂羊子出外遊學，因想家心切，回來看望。他的妻子正在織布，將刀把機上的布割斷而說：『中途輟學，無異將此所織之布割斷』。樂羊子被妻子的言行感動，遂發憤求學，終成名士（事見後漢書烈女傳）。這位『細君』着實當得起『賢內助』三個字。可是近來呢？真可說『世風日下』！卽以我個人十多年來親眼所見而言，城鎮所有的茶館，終日常告客滿。試問在如此游手好閒的情形下，怎樣互助呢？至婦女之從事『竹城之戰』者，似乎較男子還多：兒女大哭小喊，灶上鍋空炭冷；因爲十六圈麻將尙不夠『過癮』，所以將家務一概置之不理：這是互助精神嗎！我國人民之缺乏互助精神，

在此離亂期間，格外暴露無遺：所以我覺得大有提倡之必要。究其實，互助祇是「仁愛精神」的具體表示：滿口「仁愛」而無事實——「互助」來証明，終是一張不兌現的紙票。「人格」的價值，沒有互助的精神，是不能作數的。

(三)，犧牲精神——「犧牲」二字本為宗教名詞，通常作「捨棄」解：故捨棄自己的意見而從別人的意見，叫「犧牲意見」；捨棄自己應得的權利而讓給別人，叫「犧牲權利」；捨棄自己的生命為保存別人的生命或權利，叫「犧牲生命」。耶穌多說：「最大無比的愛情，就是為朋友捨棄生命」（若望福音十五章十三節）。可見「犧牲」也是「仁愛精神」的實現，却是無以復加的實現。犧牲精神的反面是「利我主義」，是最要不得的。牠以「我」為中心，一切別的人和物都須服從「我」，滿足「我」的慾望，完成「我」的意志。「我」是天地的主宰，社會的祭壇。祇要為「我」有利的，不問是否公平正義，必須屈服在「我」的足下；或用詐偽，或用強力，務必達到「我」的目的。別人的禍福哭笑，不足動「我」的心；生命財產的喪失，不能改「我」的意。可是人人為自「我」擴張範圍，因此就不能不發生利害的衝突：於是而搶奪，而殘殺，而戰爭：世上只「有強權無公理」的原因，就是這個利我主義：牠荼毒人類的大而且廣，較之洪水猛獸還要厲害！



祇有「犧牲精神」才能打倒這個專制鬼皇——「利我主義」。因為隨時隨處有「我」這個虐王，所以也該隨時隨地實踐犧牲的精神。犧牲的第一步工作，在抑制無厭足的要求心；第二步工作，在認清利益的一定程序。按人的生命有兩種能力：一是營養消化，一是生產活動。營養與消化力愈多，生產與活動力也愈大。這是性律，比如收入多者其支出也當然大。只知吃而不知做，只知進而不知出；只知滿足「我」的慾望，不知滿足「人」的要求：這樣還能算捨棄嗎？這樣還能算犧牲嗎？這是根本違反性律！這是根本沒有人格！至利益的程序，不但有人我和親疎的分界，即在我個人一方面，也有肉體和心靈，情感和理智的區別。肉體的利益比心靈的輕小，所以應當犧牲輕小的；理智的利益較之情感為重大，故應當犧牲情感。因是，凡只求口腹的快樂，不顧心靈的利害；或一味地情感作用，而不從理智指導的，都不知犧牲為何物。像這樣的人而自以為有「人格」，可謂真正凌辱「人格」！

仁愛，互助，犧牲：這三種精神，在實際上，是互為因果，有循環作用的。  
 要實現仁愛，互助的行爲，必須有犧牲的精神；要實行犧牲，必須有真摯的仁愛；而真摯仁愛的火，須有互助的行爲作燃料。這三種精神，照我的愚見，也是組

成人格的最重要因素，並且須兼而有之，否則便不得稱為「健全」的人格。

男女結合的動力，當然是愛情。這種愛情該是天長地久的，故不能，也不應只以肉體和情感上一時所覺到的，來做標準，而應以心靈和理智為根據。聖師奧斯定說：『有了愛情，不知勞苦；即使有了勞苦，還且愛此勞苦』。故夫婦間而真有仁愛精神的，自然互相扶助，自然不怕任何犧牲。

「擇配」就是尋求合意的對方，「合意」的對方就是具有相當資格的人。公教青年在婚姻前所有的徘徊，我想不外下列二點：怎樣的資格才合我選擇的條件？有什麼方法知道對方的資格？我的「擇配標準」或能稍助公教男女青年，解決第一點疑難。同時我將牠「簡單化」，故不難得到對方平日的做人道理：故第二點疑難亦易解決。論語上說：『有諸內必形諸外』；故真正具有我所說的「人格」的人，在學校，家庭（註五），社會間不能不表示他的仁愛，互助，犧牲三種精神。公教青年！祇要修到我的「人格觀」，並達到「高尚」兩字，不但婚姻問題易於解決，即社會問題，國際問題，亦不難解決哩！（註六）

註一：記不得在什麼書上，見過這樣一段文字：某老翁有三個兒子，長曰學問，次曰年紀，三曰笑話。一天，老翁遣發他們到山上去打柴。待到『渡頭餘落日，墟裏上孤煙』時，三人都回來了。老翁出來觀察各人的成績，看見學問竟是

毫無，年紀只有一把，笑話倒有一担。

註二：約十年前，上海生活週刊信箱欄，收到好多青年讀者關於婚姻問題的信，其中大半是因舊式婚姻而發生困難的。後由該週刊將那些書信刊印單行本，如「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」，「該走那條路」，「遲疑不決」，「迷途的羔羊」等。不過一年，真是不脛而走，已經印了八版，可見抱同樣悲感的人之多。

註三：童養媳惡風的成立，其惟一原因可謂是經濟問題，所以都在貧寒之家。但是究其實，真是名為經濟而實不經濟！試以五歲「抱來的」童養媳而論，到十八歲成婚，其間足足十二年。這十二年間的衣食費，以最低限度每月三元計算，共需洋四百三十二元。這個數目，就是討個「薪新」的媳婦，也綽乎有餘。如果在半途上發生不測，那真是「人財兩失」，實在「不上算」！而且據我個人十年來的統計，凡稍有智識的青年，百分之百，因明見性情不合，或別種原因，而硬不願成婚，致父母不得不將養媳無條件退還娘家，或設法轉嫁給別人。至鄉間能成婚者，亦只百分之八十左右，且少有好結果。補救之法，我以為可以仿效先進教友國家，組織「教友婚姻會」，成立「嫁娶基金」部等。更新除舊，事在人爲。

註四：我在這裏用的仁愛之「仁」，意指「本性的」愛，是我國儒家最所樂

道的；仁愛之「愛」，意指「超性的」愛，爲天主教所獨有，慣稱「愛德」。「中國通」神父(L. Wigger)，批評儒家的「仁愛」只是『庸俗淺陋』。儒家的「仁」，如與我公教「愛德」相比較，當然不可以道里計；當孔子大講其仁義道德時，根本還不知道我教所謂的超性愛德！

註五：我曾聽見不少法國的男女青年，在談話中提到婚姻問題時，表示不希望和獨養子女結婚：他們以爲這些獨養子女，往往自私自利，自尊自大，目中無人。我起初聽了，竟莫明其妙，且覺適和我國青年的希望相反。他們乃解說我聽道：『凡家庭中無兄弟姊妹的，從小到大，除父母外，就沒有別人來矯正他的偏情，磨礪他的性格，鼓勵他的德行』。我迄今思之，仍覺其中大有道理。

註六：關於婚姻上其他許多教律問題，如訂婚和結婚的手續，婚事的阻礙和同居，分居等等，可參觀無湖教區李神父主編業已出版的要理引伸第十六冊下，「婚配聖事」。該要理書，不但對於各端道理詳解細說，即關於神修方面也多所指陳。爲公教青年值得一讀：故特此介紹。

54

000360



燕湖公教青年會  
每冊國幣貳

SKBC  
MG  
C913.13  
21

（在內）